

無名氏撰

晉葛洪撰

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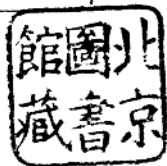
古小說叢刊

燕丹子
西京雜記

無名氏撰
程毅中點校
〔晉〕葛洪撰

中華書局

B 237355



責任編輯 張奇慧

燕 丹 子

Yan dan zi

無名氏撰

程毅中點校

西 京 雜 記

Xi jing Za ji

〔晉〕葛洪撰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·4印張·1插頁·48千字

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60,001—81,000 册

統一書號：10018·561 定價：0.53元

燕丹子

燕丹子者於秦暴上通之無禮不待志欲歸秦王

馬上自秦王不待已而進之為破後之禍歟燕丹子通之倫為不徒民到
則關門木閉丹為驕鳴家驕皆得通歸澤於秦求欲復之秦豈勇
士無所不至而喜與其誇詞或曰不月土於群強之國長於無九之地不
當得親名子推測達人之道也其郵查欲有所陳幸得正覽之片聞又久
所耻耻父母以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冠冠以虧其節也故有時恨不朝
讓焉不期者斯至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天常虎狼
其行過丹無禮焉諸侯哀丹無命之痛入骨體於燕國之不能飲之頓
平和守力固不足於救天下之勇士其慷慨之英雄破國空城以吞秦之
皇帶甘辭以中秦食我路而信我辭一劍之往可當百萬之軍項史之問
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今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死復保於九泉必不
諸侯猶以為笑焉水之北木如維有此蓋亦于天大之社也淫達者相執
之期或報者為臣問於意者為於於心者傷於性今天子欲滅憤
憤之社除久之之恨此實臣所當廉報者而不避也社以高智者不異
枕持以要項明者不乃此志以願心軍人成無故來身必安而後行故後

西京雜記卷第一

晉 丹陽葛洪集

明 新安程榮校

漢高帝七年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
北闕未央宮周廻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
廻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
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闕凡九十五
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而於上游
戲養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池周廻

明程榮校《漢書叢書》本《西京雜記》書影

燕
丹
子

無名氏撰

點校說明

《燕丹子》是一部古小說，最早見於《隋書·經籍志》小說家類的著錄，一卷，不著撰人姓名，注：「丹，燕王喜太子。」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作三卷，題燕太子丹撰，大概是望文生義，並沒有見過原書，以爲《燕丹子》也和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韓非子》一樣，是一家之言。這部書傳本極少，《四庫全書》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，列入小說家存目。孫星衍從紀昀處傳得鈔本，先後刻入《岱南閣叢書》、《問經堂叢書》、《平津館叢書》。《平津館叢書》問世最晚，有詳細的校勘。現在通行的幾種版本都是從孫星衍刻本傳播出來的。

《燕丹子》成書年代不詳，曾有不少人作過考證，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。孫星衍序說：「其書長於敘事，嫻於詞令，審是先秦古書，亦略與《左氏》、《國策》相似，學在從橫、小說兩家之間。」又說書多古字古義，「足證此書作在史遷、劉向之前，或以爲後人割裂諸書雜綴成之，未必然矣」。

按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引《周氏涉筆》說：

燕丹、荊軻，事既卓偉，傳記所載亦甚崛奇。今觀《燕丹子》三篇，與《史記》所載皆相合，似是《史記》事本也。然烏頭白、馬生角、機橋不發，《史記》則以怪誕削之。進金擲龜、

膾千里馬肝、截美人手，《史記》則以適當削之。聽琴姬得隱語，《史記》則以微所聞削之。司馬遷不獨文字雄深，至於識見高明，超出戰國以後，其書芟削百家誣謬，亦豈可勝計哉！今世祇謂太史公好奇，亦未然也。

《周氏涉筆》認爲《燕丹子》是《史記》事本，就是承認它是秦漢之間的古書。後來宋濂《諸子辨》也說它「決爲秦漢間人作」。周中孚《鄭堂讀書記》卷六十三說：「當由六國游士哀太子之志，綜其事迹，加之緣飾……太史公作《燕世家》、《刺客列傳》，俱削之不載焉。」與《周氏涉筆》的意見相似。明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三十二《四部正譌》（下）則提出不同的看法：

《燕丹子》三卷，當是古今小說雜傳之祖，然《漢藝文志》無之。《周氏涉筆》謂太史《荆軻傳》本此，宋承旨亦以決秦漢人所作。余讀之，其文彩賦有足觀，而詞氣頗與東京類，蓋漢末文士因太史《慶卿傳》增益怪誕爲此書，正如《越絕》等編，掇拾前人遺帙，而託於子胥、子貢云爾。周氏謂烏頭白、馬生角、膾千里馬肝、截美人手，皆太史削之，非也。惟首二事出遷贊語，自餘雖應邵、王充嘗言，悉不可信。吾景濂亦似未深考。且書果太史事本，《漢藝文志》乃遺之乎？《漢志》有《荆軻論》五篇，《燕丹》必據此增損成書者。

清人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基本上承襲了胡應麟的說法，認爲其書在唐以前，而出於應劭、王充

之後。在《四庫全書》輯出佚書之前，馬驕《繹史》（卷一四八）曾引用過《燕丹子》佚文，並說：「書偽作也，尤多訛脫。」後來李慈銘《孟學齋日記》對於孫星衍的判斷表示懷疑，認為「要出于宋、齊以前高手所爲」。近人羅根澤著有《燕丹子真偽年代之舊說與新考》（《古史辨》第六冊），認爲此書晚出偽作，其時代蓋在蕭齊之世。他說「下不過梁」，可以梁庾仲容《子鈔》目錄爲證；至於說「上不過宋」，因裴駰《史記集解》未曾引及，則尚非確證。余嘉錫《四庫提要辨證》則說「《漢書·藝文志》既不著錄，仍當闕疑」。只有魯迅的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（第二篇）曾說：「他如漢前之《燕丹子》，漢揚雄之《蜀王本紀》，趙曄之《吳越春秋》，袁康、吳平之《越絕書》等，雖本史實，並含異聞。」雖然沒有把它明確列爲小說，但顯然看作漢前的著作。（魯迅在《小說史大略》講義中已說過：「《隋志》之《燕丹子》今尚存。雖不見於《漢志》，而審其文詞，當是漢以前書。」）看來《燕丹子》的文字可能曾有所刪改增飾，但這個故事在漢代已基本定型，則是不能輕易否定的。

荆軻刺秦王的故事在漢代廣爲流傳，漢代石刻也有畫像。《文選》卷三九鄒陽《獄中上書自明》李善注引劉向《列士傳》說：「荆軻發後，太子相氣，見白虹貫日不徹，曰：『吾事不成矣！』」後聞軻死，太子曰：「吾知其然也。」這一件事不見於《燕丹子》，而劉向《列士傳》又不見於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有可能出於後人假託。然而白虹貫日的說法，見於鄒陽上書（亦見王充《論衡》），必是漢初就有此傳說。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司馬貞《索隱》引劉向說：「丹，燕王憲之太子。」可能也出於《列

士傳或劉向《別錄》，孫星衍却認爲這是《燕丹子》的佚文。如果真如孫說，那麼《燕丹子》就該是劉向所編定的了，可惜並無確切的證據。

漢人應劭《風俗通義》引了天雨粟、烏白頭、馬生角等燕太子丹的傳說，又加按語說：「……丹畏死逃歸耳，自爲其父所戮，手足圯絕，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？原其所以有茲語者，丹實好士，無所愛恠也。故閻闔小論飾成之耳。」應劭所謂的「閻闔小論」，也就是指當時的民間小說。

王充《論衡·書虛篇》曾說：「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荊軻刺秦王不得，誅死。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，秦王說之，知燕太子之客，乃冒其眼，使之擊筑。漸麗乃置鉛於筑中以爲重。當擊筑，秦王膝進不能自禁，漸麗以筑擊秦王額。秦王病傷，三月而死。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，實也；言中秦王，病傷三月而死，虛也。」王充所引的故事與《戰國策》、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都不同，也許是《燕丹子》的佚文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六九九引《燕丹子》正有「秦始皇置高漸麗于帳中擊筑」一句。孫星衍據之說今本尚有闕文。

應劭、王充所引燕太子丹的故事，都沒有說明出處，但至少可以說明這個故事確實流傳於漢代，是當時的「閻闔小論」。《燕丹子》產生於漢代甚至更早，是完全可能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蕭繹《金樓子》卷六雜記篇下有三條荊軻故事：

田光、鞠武俱往候荆軻。燕太子以武陽性好彈，太子爲作金丸。

燕田光、鞠武往候荆軻，軻時飲酒醉臥。光等唾其耳中而去。軻醉覺，問曰：「誰唾我耳？」婦曰：「燕太子師傅向來，是二人唾之。」軻曰：「出口入耳，此必大事。」

燕田光、鞠武俱往候荆軻，軻在席擊筑而歌，莫不髮上穿冠。

這三條故事都不見於《燕丹子》，可見燕太子丹故事在南北朝時還有不同的傳說。陶淵明《詠荆軻》「宋意唱高聲」就不是根據《史記》的記載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七〇一引《三秦記》說：

荆軻入秦爲燕太子報讎，把秦王衣袂，曰：「寧爲秦地鬼，不爲燕地囚。」王美人彈琴作語曰：「三尺羅衣何不掣？四尺屏風何不越？」王因掣衣而走，得免。

又和《燕丹子》所叙情節稍有不同。唐李翱的《題燕太丹傳後》（《李文公集》卷五）提到「及欲促檻車，駕秦王以如燕」，也和今本《燕丹子》略有差異。李遠有《讀田光傳》詩，可見唐代還有《田光傳》其書。胡曾《詠史詩·易水》的陳蓋、米崇吉注引「文選」又有一些不見於《燕丹子》的情節。直到元人林坤輯錄的《誠齋雜記》，還有一些新的異文。這些是燕太子丹故事在後世的演變，可能出於《燕丹子》的別本或改編本。至於元刻《秦併六國平話》以至《東周列國志》小說，倒是只根據《史記》等正史的。

從漢到唐，荆軻刺秦王的故事始終在流傳和演化，還存在一些不同的版本。《燕丹子》一書

出於梁以前，基本情節與《戰國策》、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相似，只在細節上有所異同，這是歷史故事在民間口頭傳說中的紛歧。不論它寫定在什麼時代，這個故事曾廣泛流傳於秦漢之間則是無可懷疑的。司馬遷曾因其「太過」而刪削了「天雨粟、馬生角」等荒誕的情節，《史記》本身就提供了證明。所以《周氏涉筆》說它「似是《史記》事本」，也是有道理的。胡應麟《四部正譌》說是「漢末文士因太史《慶卿傳》增益怪益爲此書」，則只是出於猜測。今本《燕丹子》的文字可能曾經後人修飾增刪，孫星衍校本就校出了許多異文和佚文，但它的確是根據秦漢民間傳說記錄的古小說，比之託名東方朔、班固等文人的「漢人小說」總是更可信一些，也許可以說是現存的唯一的一部比較完整的漢人小說。胡應麟說它是「古今小說雜傳之祖」，倒是比較恰當的評價。

《燕丹子》在明代收入《永樂大典》卷四九〇八，還著錄於《文淵閣書目》卷七（原注：一部一冊），明中葉陳第的《世善堂書目》卷上也曾著錄，但傳本非常罕見。孫星衍根據輯自《永樂大典》的傳鈔本，加以校訂，刊入《平津館叢書》。這個校本蒐集了不少資料，也補正了一些缺文誤字，應該說是一個最好的版本。然而《永樂大典》第四九〇八卷還存在於世（有臺灣世界書局影印本），而孫星衍所得的鈔本實際上與《永樂大典》本已有出入，因而有些校訂是多餘的。例如孫序說：「太子劍袂，以『劍』爲『斂』也。」而《永樂大典》本作「斂袂」；又說：「『右手楨其胸』，蓋借『楨』爲『戢』，《說文》戢，刺也。」而《永樂大典》本作「楨」，正與《史記》、《玉篇》相合。孫星衍的

判斷雖然無誤，但根據的底本却是不可靠的。加以孫氏過於相信類書，在異文兩通時多據類書改動底本，與王念孫、王引之好據類書校改經文的弊病相同。如鞠武這個人名，他據《太平御覽》改爲鞠武，實則《戰國策》、《史記》以至《金樓子》等書都作鞠武，改「鞠」字實無必要。好在孫本改字的地方都有校記，不難覆核。

這個點校本，即以《平津館叢書》本爲底本，保留孫星衍的校勘成果，再用影印本《永樂大典》卷四九〇八覆校，凡底本有誤的地方另出校記，附於各卷之後。有些字句已照《永樂大典》本改回，因而刪去了幾條無的放矢的校注。孫校改正的文字一般不再改回。這樣做的目的，是想既適當恢復《永樂大典》本的原貌，又盡量保存孫校本的長處，但做得未必得當，很可能是不倫不類，依違兩失。我原來收集了從漢至唐的一些荆軻刺秦王故事的文獻資料，本想爲《燕丹子》作他校的，但看來多屬傳聞異辭，只能作爲考異而不宜作爲校勘的依據，所以連同前人有關考證題跋一併作爲附錄，贅於卷末，供讀者參考。點校中失誤疏漏在所不免，統希讀者指正。

點校者

總目

燕丹子

點校說明……………(一)

目錄……………(九)

燕丹子敘……………(一)

卷上……………(三)

卷中……………(七)

卷下……………(一〇)

附錄……………(一九)

附記……………(三五)

西京雜記

出版說明……………(一)

目錄……………(一)

卷一……………(一)

總目

二

卷二	(九)
卷三	(一六)
卷四	(二三)
卷五	(三二)
卷六	(四〇)
附錄	(四五)

目錄

燕丹子敘(孫星衍).....	一
燕丹子卷上.....	三
燕丹子卷中.....	七
燕丹子卷下.....	一〇
附錄.....	一九

燕丹子敘

《燕丹子》三篇，世無傳本，惟見《永樂大典》。紀相國昀既錄入《四庫書》子部小說類存目中，乃以抄本見付。閱十數年，檢授家郎中馮翼，刊入《問經堂叢書》。及官安德，乃採唐宋傳注所引此書之文，因故章孝廉舊稿，與洪明經頤煊校訂謬舛，以篇爲卷，復唐、宋志三卷之舊，重加刊刻云。《燕丹子》之著錄，始自《隋經籍志》，蓋本阮氏《七錄》。然裴駟注《史記》，引劉向《別錄》云：「督亢，膏腴之地。」司馬貞《索隱》引劉向云：「丹，燕王惠之太子。」則劉向《七略》有此書，不可以《藝文志》不載而疑其後出。《藝文志》法家有《燕十事》十篇，雜家有《荆軻論》五篇，據注言司馬相如等論荆軻事，則俱非《燕丹子》也。古之愛士者，率有傳書。由身沒之後，賓客紀錄遺事，報其知遇，如《管》、《晏》、《呂氏春秋》皆不必其人自著。則此書題燕太子丹撰者，《舊唐書》之誣，亦不得以此疑其謬也。其書長於敘事，嫻於詞令，審是先秦古書，亦略與《左氏》、《國策》相似，學在從橫、小說兩家之間，且多古字古義，云：「太子